一缕桂香唤醒乡土情

○ 乔志兵

我走在故乡的路上，景色一一在眼前呈现，总想多看一眼，再看一眼。故乡安静地等待我的“检阅”。秋风吹过，带来一阵桂花香，香气不浓烈，丝丝缕缕地缠绕在鼻尖，像故乡伸出拥抱的双手，轻轻慰藉着游子的心。

秋光温暖，暖得让人清醒；桂花香，香得让人沉醉。我停在路旁的树下，看枝叶褪去了浓绿，枝丫在渐高的天空下勾勒出清瘦的轮廓。阳光很暖，带着一种温润的质感，斜斜地铺在山坡上，好似将我的思绪牵了绳子，一步一步带着走。这瘦削的秋光，仿佛能照进心底，让那些被尘世喧嚣掩盖的心情，一点点地被点拨，清晰起来。

我走到一家庭院墙边，几株桂花树正开得热闹，原来香气是从此处飘来。桂花细碎的金黄，藏在墨绿的叶片间，不张扬，却用尽全身力气吐露芬芳。这香气是有记忆的，它穿过岁月的长河，将我拉回童年时光。那时，母亲总会在桂花盛开的时节，铺上一块干净的长白布，在树下轻轻敲打枝丫，把落下的桂花收集起来。隔天，便是满屋的桂花糕香。那甜糯的味道，和母亲慈祥的笑脸，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底色。

花香依旧，还是那么热情。只是留守的除了老人和孩子，故乡还能守住谁呢？

故乡的风景我是熟悉的，而今却又带着几分陌生。偶遇后生仔，他会抓着头，困惑地问：“你是谁？是哪家的远房亲戚，还是谁家远道来的朋友？”我笑了笑，不言语。

村口的老井还在，井边的大榕树也在，纹路更深了；村边的那条小溪还在，水流声好像在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回来了。”

在游子心中，那水、那土、那乡音，那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面孔，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，让我心安。

走在村中的小道上，耳边偶尔传来几句乡音。那一颦一笑间的话语，是任何标准普通话都无法替代的爱。无论我走得多远，飞得多高，那根植于血脉中的乡土情结，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被一缕花香、一抹秋光唤醒，牵引着我回到向往的地方。

在外的日子，我们习惯了坚强，习惯了将思念深埋。可在故乡，那些被压抑的情感，便如决堤的洪水，奔涌而出。

我站在山坡上，看夕阳最后一抹秋光洒在屋檐上。桂花的香气，在深秋里越发香甜。我知道，在这片土地上，这缕花香，以及刻在骨子里的乡愁，爱得真切，爱得温暖。

书香润心 静对喧嚣

○ 叶艳霞

半年前的一个傍晚，我坐在窗前翻一本书。楼下孩子追跑的喊声时断时续，手机屏幕亮了几次又暗下去，心仿佛被风吹散的纸片，怎么也拢不到一处。我索性把手机翻扣在桌上，硬着头皮往下读。起初几行字从眼前滑过去，什么也没留下；读到第三页时，竟不知不觉忘了窗外的喧闹。

我渐渐发现，读书养心，急不得。从那以后，我习惯在睡前读几页书，有时是一首古诗，有时是一篇旧散文，读得慢，常常一页要停好一会儿。起初是刻意逼自己慢下来，久而久之成了习惯，翻页的间隙里，心就悄悄安顿下来。

有一回读《庄子》，读到“水静犹明，而况精神”，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看池塘。水面平静时，连水底卵石的纹路都看得分明；一旦起了风，什么也照不清。那些字句不急不缓地流过眼前，心跟着静下来，反倒能把平日想不通的事理得清楚些。

从前我以为静心是远离喧嚣，躲进书里图个清静。后来才明白，书里养出的静，不在关门谢客，而在开门之后仍能安坐。有一次读到苏轼被贬黄州时写的信，他说自己“平生文字为吾累”，可还是照旧读书写作。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好一会儿，心想，别人在那种境遇里都静得下来，我眼前这点急躁又算什么呢。

抄书也是个养静的法子。我有一本旧笔记本，专抄读到的句子，一笔一画地写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。写着写着，呼吸就匀了，脑子里那些翻来覆去的念头也淡了。抄完一段，再回头读一遍，字是字，句是句，清清楚楚。这大概就是最笨也最稳的法子，不用谁来讲道理，一笔一画里自然有规矩。

合上书回到生活里，厨房里飘着饭菜香，地铁里照样人挤人，办公桌上的消息一条接一条。微妙的是，读完几页书再去面对这些事，事情还是那些事情，心里却宽出一块地方来。不急着一件一件赶，也不急着跟谁解释什么，该做的做，该等的等。静心不是让世界慢下来，而是让世界照旧快着，自己跟得上。

书页翻动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几乎听不见。恰恰就是这点轻，把日子里的毛刺一根一根磨平了。读过的书未必都记得住，但在字里行间养出来的那颗心，会慢慢变得平和、有定力、装得下事。多读几本好书，不图别的，只图在喧闹的日子里，自己心里能有一处安安静静的地方。

连载179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谢榛、莫子明跪下。

谢榛说，安阳谢榛拜见殿下！

郑王和蔼地说，起来，起来！

谢榛、莫子明站起，看到郑王虽然才五十岁，头发却全白了。郑王身边，坐着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人，估计就是世子朱载堉了。

郑王见谢榛对着世子观看，便说，这是世子载堉，你称他伯勤就是了，伯勤是他的字。

谢榛和颜悦色，说，谢榛见过伯勤。

世子说，两位坐下说话吧。

谢榛师徒坐下。朱伴读也坐下。

郑王说，谢先生的名字，本王早就听说了。一个平民百姓，能够成长为一个诗人，不容易。今天晚上本王设宴，好好地款待二位。

谢榛说，那就谢谢殿下了。

郑王说，我看你们旅途劳累，那就让朱伴读把你们安顿下来。就住王府客房就是了。你们先休息一下，天黑时分，宴席开始。

谢榛、莫子明站起，向郑王客气两句，便随着朱伴读走出书房。

朱伴读把谢榛、莫子明安排在两间房子里，正想告辞，莫子明说，朱大人，还有车夫，不知能否安排一下？

朱伴读说，没问题，我这就去办。

那谢谢了！

不客气。

谢榛并不十分劳累，但考虑到晚上需要喝酒，便斜躺在被子上翻看书籍。看着看着，瞌睡上来，也便睡着了。

先生，先生，起来吧！莫子明的声音。

谢榛起来，屋子里已是暮色沉沉。这种颜色，宜于萌发酒兴。于是，他极快地起来，走到屋外。

朱伴读已是站在门外了。

谢榛冲朱伴读拱手，说，谢谢了。

朱伴读说不客气。

朱伴读引着二人，来到一个大厅。进去，郑王与世子已在。谢榛师徒还想行礼，被郑王止住了。

酒菜上来，两个婢女把酒倒上。郑王说话了，谢先生与爱徒来到，本王十分高兴。略备薄酒，招待二位，二位不要拘束。

谢榛说，谢谢殿下了！

开始饮酒。五个人：郑王、世子、朱伴读、谢榛、莫子明。郑王喝酒，与赵王不一样。他是让大家杯中酒满，他带头喝，让大家都喝干。

酒量不行的，可以不喝干，郑王说。

谢榛感觉郑王这喝法新鲜。于是，客随主便，只要郑王带头，谢榛就杯杯见底。郑王看到这点，说，谢先生海量！没有酒，就没有诗。

世子说话了，谢先生，听说你读书极多，不知对律法有无涉猎？

谢榛老实地说，伯勤所说，正是我所欠缺的，一本也没看过。

世子一笑，说，世间书籍那么多，学术门类那么多，不可能哪一样都能涉猎。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。

谢榛说，我只对历史、诗文，最多再加上理学，有所阅读。

世子说，这就很不简单了！

郑王说，朱伴读是进士出身，来到王府之后陪伴世子读书，没有一天间断，可谓勤奋。

谢榛冲朱伴读点点头，说，可贵，可贵！

朱伴读说，我爱读书，却没有世子的天资。世子是悟得透，记得牢。殿下，谢先生师徒来了，我敬他们酒吧？

郑王说，这是自然。

于是，朱伴读端酒起来，走到谢榛面前，敬酒。随后又敬莫子明。

郑王说，我不说，谢先生也应该知道，我在凤阳高墙被禁锢了二十年。从三十到五十。在高墙里面，时间倒是有，但心情不好，看书既不入眼又不入脑。这样，往往烦得我用头撞墙。不看书的话，更没有事干，只好硬着头皮去看。我与书为伴，二十年总算熬过来了。

说完，眼珠有点发红。

谢榛端起酒来，说，殿下受苦了，我敬你一杯，你随意喝。

郑王说，你也随意。

郑王喝下去一少半，谢榛却是一多半。谢榛说，殿下爱民忧君，天下敬仰。

郑王有点酒意了，说，我倒真是一片爱君之心，但皇上却不理解。你说，一个皇帝天天修玄炼丹，让臣下怎么想？皇帝如此行为，不是涣散臣子之心吗？让一个道士当国师，纯属儿戏！

谢榛说，严嵩当了首辅之后，把写青词当成一件大事来干，有青词宰相之称。严嵩以下，严讷、李春芳、郭朴、袁炜无不以写青词为事。我曾问过严讷，你信这青词吗？严讷笑笑说，不信也得写，这是皇帝喜欢的。

郑王说，我的心尽了，也受折磨了，以后不管皇上如何荒唐，我也不管了。目前，我教育世子专心做点学问，两耳不闻闲事了。

谢榛说，殿下这是觉悟了。天下事，天下人同忧才是。指望少数人，累死也难成事。

郑王说，好一个天下事天下人同忧，说得好！

谢榛说，我这是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悟出来的，不算新鲜。

郑王说，细细体味，还是不一样。

世子说，范仲淹所说，是拟定了一个豪杰、先知者的标准。而谢先生所说，是对天下人的要求。这一点，似乎是前人没有点明的。

谢榛说，一经伯勤剖析，我有点厉害了。呵呵。

世子注视谢榛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莫子明认真倾听每个人说话。他在两个婢女忙不过来时，便站起来倒酒倒水。两个婢女，向他投以感谢的目光。

谢榛说，伯勤的学术，与宁献王路子大体相近，但感觉更为深邃、更为广博。

朱伴读说，谢先生说得是！殿下被锢高墙后，世子立即筑室独处于宫外。一住就是十九年。前段时间才搬回宫中。

世子站起，对朱伴读说，感谢朱大人伴我读书多年，我要敬你一杯。

谢榛师徒听了，不胜唏嘘。看来，世间真有艰苦卓绝人物，只是不能广为人知罢了。于是，师徒二人站起来，走近朱伴读，真诚敬酒。

敬完朱伴读，二人没有回到座位上，而是来到世子身边。谢榛说，伯勤，你十九年前便能特立独行，让我感佩。子明，看到了没有，榜样在前，你要好好学习。说完，二人举杯敬向世子。

世子十分豪爽，一饮而尽。

稍后，世子又分别敬谢榛、莫子明。

谢榛说，十几年前，我到仪封拜访王浚川先生。我们两个谈了半天，他把董仲舒批得体无完肤。他认为地震后、水灾后，皇帝即告庙、写罪己诏什么的，没用，还不如来点实实在在的措施呢。当时我听了很震惊。他解释金木水火土非常独特。我当时便感叹：他想的，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？

（未完待续）